

荣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

百花散文书系·当代部分

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宗璞

散文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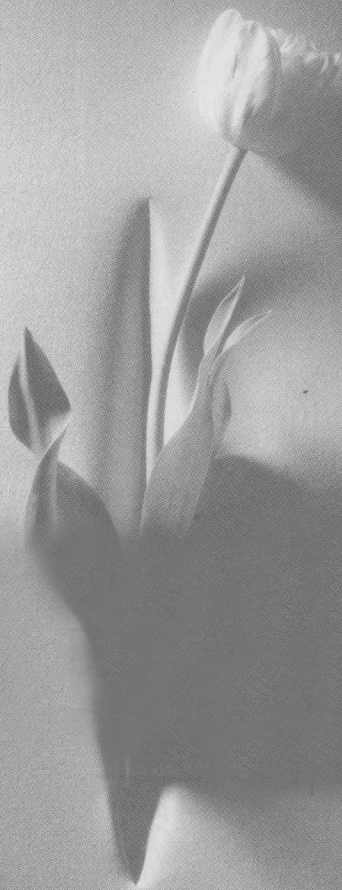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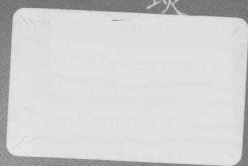


百花散文书系·当代部分

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

宗
璞散文选集

陈素琰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宗璞散文选集/陈素琰编.—3 版.—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6

(百花散文书系.当代部分)

ISBN 978—7—5306—5382—1

I. 宗...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346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140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3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8.00 元

编辑例言

一、本套“当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文坛中又出现了“中文米氏”“西文陈氏”两个“文坛一姐”的称号。她翻译吴夏人的长篇小说《命》，入选《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她翻译的中篇小说《命》等，以及《命》、《命》等小说。

中文米氏”“西文陈氏”两个“文坛一姐”的称号。

中文米氏”“西文陈氏”两个“文坛一姐”的称号。

序 言

中文米氏”“西文陈氏”两个“文坛一姐”的称号。

中文米氏”“西文陈氏”两个“文坛一姐”的称号。

中文米氏”“西文陈氏”两个“文坛一姐”的称号。

中文米氏”“西文陈氏”两个“文坛一姐”的称号。

中文米氏”“西文陈氏”两个“文坛一姐”的称号。

中文米氏”“西文陈氏”两个“文坛一姐”的称号。

中文米氏”“西文陈氏”两个“文坛一姐”的称号。

中文米氏”“西文陈氏”两个“文坛一姐”的称号。

中文米氏”“西文陈氏”两个“文坛一姐”的称号。

中文米氏”“西文陈氏”两个“文坛一姐”的称号。

中文米氏”“西文陈氏”两个“文坛一姐”的称号。

中文米氏”“西文陈氏”两个“文坛一姐”的称号。

中文米氏”“西文陈氏”两个“文坛一姐”的称号。

中文米氏”“西文陈氏”两个“文坛一姐”的称号。

“一个沐浴在西方艺术之中，而又曾为中国文化所‘化’过的人更是有福的”，宗璞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过。宗璞自己就是这样有福之人。命运对她优厚有加，可以说，她一生都浸润在这个得天独厚的文化渊源之中。

宗璞原名冯钟璞，出生于1928年，祖籍河南南阳。父亲冯友兰是当今一代哲学宗师。宗璞说她父亲“文学也有天赋，能写旧诗”。她的文学启蒙得自父亲。南阳冯氏，世代书香。据冯友兰先生说，他的姑姑就是一位女诗人，写有《梅花窗诗稿》。宗璞的姑姑冯沅君，五四时期与谢冰心、黄庐隐、凌叔华等齐名，是中国新文学女性作家的先驱，后来成为古典文学专家。可以说，冯家是一脉文心世代绵传。宗璞自小在母亲的督促下，背了不少唐诗。抗战期间在昆明，住处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很近，在那里浏览了很多书籍。她曾就读于西南联大附中，然后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5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毕业后大部分时间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离开编辑部后，从事英国文学的专门研究。

一方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淵源，一方面

是外国文化长期耳濡目染，二者集于一身。这就是宗璞有别于人的极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我们几乎随处可见这种背景给她文学创作带来的潜在的深刻的影响。她作品中那种东方传统哲学文化与西方人文精神汇合而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精神内涵，以及作品人物所具有的高雅格调、深厚修养和美好人性的追求，都是这种文化积蕴造出的结果。另外，在艺术表现方面，在传统美学基础上对西方艺术多方吸取而形成她所独有气氛、意趣和韵味，也是外人难以比拟的。

宗璞在她的同代人中是一位在深刻文化背景中成长的有准备的作家。这种长期准备造出了宗璞文学生涯的顺境。我们现在把话题集中到她的散文创作方面。世上的事情往往无独有偶，宗璞的散文《西湖漫笔》一发表，如同小说《红豆》一样，也成了她散文的成名作。这一篇散文使她第一次在散文界获得了承认。《西湖漫笔》与《红豆》的命运一样，在几十年历史风雨淘汰面前，它依然保留了艺术的青春。自此以后，宗璞的散文创作，始终与小说并行于当世。近几年来，她的散文创作更趋繁丰，散文艺术日臻成熟，可说是

今日要知宗璞，就不可不知宗璞的散文。

也许又与小说一样，宗璞的散文也并不多产。

她确实是一个艺术态度相当严谨的人，甚至在创作上有点知识分子的矜持。人们曾经注意到她的小说几乎每一篇都有不同的追求和新意。她的吸取和融汇为新时期小说带来诸多的艺术启示。同样，如果你有机会阅读她的每篇散文的话，你仍然可以见到她苦心孤诣追索的身影。每篇文章，无论就立意、谋篇、风格意蕴，她都力求有一些新意。尤其她很注意文字的韵律节奏，音乐性强。所以她多篇散文为电台和各种教材选中。

她对散文的各种品类体式，也多有涉及，如游记、抒情写景、人物叙事、域外访问、近年更有文化随笔等等。她的散文与小说创作也有不同之处：即她的散文追求没有更改和超越中国散文传统固有的艺术方法和审美规范，没有像她的某些小说那样，对传统总求有新质的突破。在散文的实践中，她体现更多的潜在性的与中国传统散文包括五四散文的靠接的意愿。可以说她始终在向传统散文艺术的博大精深衍进，在执著和不与纷扰之中，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

宗璞的散文创作可以说起始于游记。《西湖漫笔》写于五、六十年代之交，同时期还有《墨城红月》等，写景也颇优美。杭州西湖是江南风景佳丽之地，自古至今，多有名篇吟咏于它。当时初露头角的宗璞，却能在名家名篇之前泰然处之，毫不怯弱地写出了崭新的文字。

《西湖漫笔》起始不写西湖，而写她足迹所至的其它地方。她说她过去没有说过西湖的好话，她只是漫不经心地把话题荡开去。她认为欣赏山水犹如欣赏达·芬奇《永远的微笑》这幅画一样，开始未觉怎样，直到把玩几次之后，忽然发现那“无以名状”的美，甚至“只觉得眼泪直往外流”。这里她强调了美学欣赏的“恍然有所悟”，即真正要有自己的独到感受。以上这些“题外话”实际上是为她写有“独到感受”的西湖作了烘托，字里行间透出她对西湖美色不敢造次的庄重感。

《西湖漫笔》写得最美的也是文章的主要部分，就是六月烟雨中西湖的“绿”。这也是区别于

众多写西湖美景的文字。写“绿”实非易事，绿是抽象的、色彩的概念。想当年朱自清写“梅雨潭的绿”，可能也感棘手，结果他用了一连串比喻：“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把绿比喻为“少妇的裙幅”、“温润的碧玉”，让你可视可触，感觉委婉浓烈。总之，朱自清在梅雨潭的绿面前，是竭尽全力使那种抽象具有了实际的质感。宗璞如今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但她写西湖的绿用的却非比喻而是直接的描写，这的确体现她非凡的才分。

雨中去访灵隐，一下车，只觉得绿意扑眼而来。道旁古木参天，苍翠欲滴，似乎飘着的雨丝儿也都是绿的。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有的绿得发黑，深极了，浓极了；有的绿得发蓝，浅极了，亮极了；峰下蜿蜒的小径，布满青苔，直绿到石头缝里。在冷泉亭上小坐，真觉得遍体生凉，心旷神怡。

这里没有一连串的取譬，却同样把我们带进一个铺天盖地的绿色世界中。同样可视可感可触，且层次丰富，气氛浓郁。又譬如写：“黄龙洞绿得幽，屏风山绿得野，九曲十八涧绿得闲”。文字极为简约，却传神尽意。这里我们看出，宗璞写“绿”，是靠着她准确的把握和精美的传达。严格选择用字，并使这些字富有表现力。她把文字建立在心灵对自然的细微观照上，所以能体贴入微，情致委婉。

《西湖漫笔》虽说是较早的文字，但已显示她写景文字的基本风格：重视客观对象的精微体察，描摹真切，情感内敛，语言简约隽永，尽量使你在客观的对象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审美的愉悦。如果把她与徐志摩的散文比较一下，就更显示这种风格的差异。徐志摩是受西方浪漫派影响的一位诗人。他写散文似乎不重视客观对象的“参观”，而重视主观情感的投入和渲染。他不像宗璞须从叙述文字背后去体悟那情趣和韵致，他是直接的主观抒发。用词造句铺陈曲丽，色彩华艳。在“浓得化不开”的丹农雪乌式的风味中，徐志摩完成他自己的风格。与之相比，宗璞则是客

观冷静得多，文字也是素朴以求深蕴。例如她写美国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奔落的雪原》，也是这种风格。尼亚加拉大瀑布是世界风景一大奇观。面对如此雄阔壮丽千姿百态的大瀑布，她不是任情感如瀑布般奔泻，而是极其节制内敛。她态度从容，按照参观的次序，从不同落足点论述自己所见所闻，曲折有致地从不同角度展示瀑布的不同声色姿态。写它的奔腾，写它的跌落，写它的雄阔，写它的柔情，细微缜密，多姿多彩。她如实描绘，没有过分夸大形容，但文字生动准确。作者确是把瀑布写活了，写出了它的内在精神，是一首大自然的生命之曲。你可以从中吸取你人生的需要。这是在客观描述中，让你自己去领略的，作者避免直接的强加。

前面我们说过，宗璞的散文与传统靠近，在散文方面，尤其在山水游记方面，尤为突出。中国有悠久的山水游记的传统。一种是自古以来不少文人、宦官，在仕途遭阻，人生不得意的时候，往往寄情山水，从陶渊明、苏轼、柳宗元直至晚明袁宏道、张岱等，他们造成了中国寄情山水的深厚传统。另一种则是自酈道元的《水经注》直至明

《徐霞客游记》这一路，他们则是自然地理风貌、风俗民情的实录记述。但只因其文字简洁优美，句型排比错落，显示了很高文学价值，成了中国游记的一种典范，影响深远。如徐霞客《游黄山后记》：“前人游山，尝自丽谿发脚，最称奇崛，然必取道浮溪，一登受天，而抵本山，始见奇峰。一日廿，下瞰峭壑阴森，枫松相间，五色纷披，灿然若图绣……”“游平文前峰，峰主，仄脊孤耸，近近似削，左天都，右莲花，背倚玉屏风，两峰秀气，俱可手揽。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真黄山绝胜处。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缺处，重崖叠嶂，隐天蔽日，自此停午夜分，不见曦月……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一里间……”（《水经注·江水注》）

人们不能不为这样的文字叫绝。清人杨名时在《徐霞客游记·序》中曾说出这种游记的妙处：“其所自记游迹，计日按程，凿凿有稽，文词繁委，要为道所亲历，不失质实详密之体；而形容物态，摹绘情景，时复雅丽自赏，足够人情”。

宗璞的山水游记，实受这一派影响，即受客观对象规范的传统笔法。如《三峡散记》，计日按程，道所亲历，主观抒情文字极少。尤其后来的《热海游记》，文字老到，与《徐霞客游记》庶几近之。全文在记述自然地理风貌本色，语句简炼，风格峻逸——

自腾冲西南行约十余公里，山势渐险，巉岩峭壁，几接青天。……再往上走，赫然有一台在：台上有石栏遮护：“这就是大滚锅。”主人指点说。走上去，脚底都是热的。台上水气蒸腾，迷茫间见一大池，池面约有十余平米，池水翻滚，真如座在旺火上滚开的大锅。站定了细看，见水色

清白，一股股水流从池底翻上来，涌起数尺高，发出扑扑的声音，热风扑面，令人竦然。

与游记接近的宗璞另一些写景文字，如《紫藤萝瀑布》、《丁香结》、《好一朵木槿花》、《报秋》等，则显示了另一种文体风味。这些文章依然不重华采装饰，全文常常仅数百字，其特点是意蕴深厚，内涵丰富，眼前景心中意化而出之。在写景物同时，笔端深藏感情，往往是清丽的语言呈现精美的意象。通过暗示意味的意境，引起读者的联想与回味。

《紫藤萝瀑布》其实只写了两个意象，一是宏观总体的，就是盛开的紫藤萝一串一串一朵一朵聚集成瀑布：“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另一个则是微观个体的：“每一朵盛开的花像是一个张满了的小小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

紫藤萝开得恣肆风流，辉煌灿烂，但又端庄雅

淑，耐得寂寞。不管是宏观的飞动闪光的瀑布，或是一朵张帆航行的船舱，都在读者心中造成充满生命的张力。

她还写过一朵开在一片荒草没膝的园中的木槿花：“缀在不高的绿枝上……薄如蝉翼的娇嫩的紫花在一片绿波中歪着头，带头调皮，却丝毫不知道自己显得很奇特。”作者为这朵木槿怦然心动。还有另一年的一朵，是透过瓦砾堆的重压而伸展出来的绿条上的木槿花。无疑，她写的是花朵在挤压下的生命的坚忍，由此展开了人生意味的深远命题。

宗璞笔下经常出现的花，大凡是丁香、二月兰、玉簪、藤萝、木槿等，作者表现了对这些平凡花草的特殊感兴。它们不富贵、不骄奢、不夺人耳目，但却有一份清白、高雅、坦诚、温馨，一种坚实的甚至抗争的生命力。花美在精神，精神是要人用心去感受。宗璞是从这些微小的生命中提炼出来那充盈其间的强大与伟力的。这使人联想起宗璞的气质和修养以及她的道德人生观念。她有儒家重实践的精神，崇尚现实，直面人生的欢欣与痛苦。她做人做文重精神不重外表，她美学观

念也是：“美文不在辞藻，如美人不在衣饰，而在天真烂漫舒卷自然之中，匠心存矣。”（《丁香结》代后记）这些即景抒情文章辉映着她本人的天性醇厚，心如璞玉。随着时代的前行，人生阅历的丰富深邃，宗璞散文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一批发自心灵深处的不能自已的文章，把她的散文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人过中年，人间的沧桑浮沉闻见亲历的逐渐多了起来。那些发生今日昨日、身前身后的让人悚然心动的变故，给作者的情感世界以巨大震撼。特别是当这些变故发生在自己的亲人挚友之中的时候，那文字间流动的哀痛之深沉，却远远超出了所谓的文学创作的意义了。可以看出，宗璞那一篇又一篇记载着离去的人们音容的文章，不是一般意义的散文创作，写这样的文字，是一种情感的欲罢不能的受苦的焚烧。这些文字不是以技巧的娴熟，形容的生动，词汇的精美为目标，它的精魂是不加雕饰的人间至情的倾诉。对着读